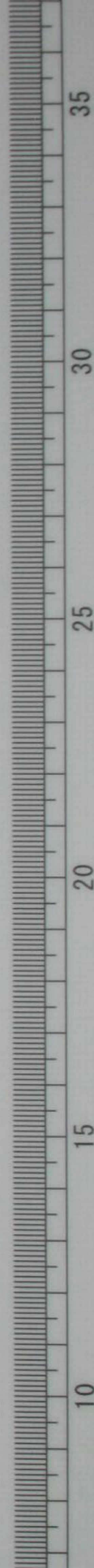


詩藪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61
2



文 17
W161
2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善書齋氏

010185142216

詩數

內編五

近体中

七言

東越胡應麟著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古銜轡有程步履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闔頓挫抑揚而古風之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揚紆徐委折而近体之妙始窮

七言古差易五言古七言律顧難於五言律何也五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湊泊七言古体裁磊落稍材情贍者輒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即家數小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敲難合

揚用修取梁簡文隋王勣温子昇陳後主四章為七言律祖而中皆雜五言体殊不合余遍閱六朝得庾子山促



七言古

柱調絃陳子良我家吳會二首雖音節未甚諧體實七
言律也而揚不及收四詩載揚千里面談又階煬詩
都樂前一首尤近揚亦未收

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初則必簡雲卿
廷碩巨山廷清道濟盛則新鄉太原南陽渤海駕部司
勲中則錢劉韓李皇甫司空此外茂矣古詩

曹古詩如子昂之超浩然之淡如常建儲光義之幽如韋
應物之曠皆卓然名家妙絕冠絕至七言律遂無復佳
者由其材不逮也

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清皆不下盛唐而其詩迥
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七言律濫觴沉宋其時遠襲六朝近沿四傑故體裁明密
聲調高華而神情與會纏而未暢盧家少婦體格手神

良稱獨步惜領頗偏枯結非本色崔顥黃鶴歌行短章
耳大白生平不喜排偶崔詩適與契合嚴氏因之世遂
附和又不若近推沉作為得也

古詩之難莫難于五言古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十
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
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
參差扭捏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為色宮商角徵互合
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綿不迫
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不
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沉着則
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
流水行雲變幻則凄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迺

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

七言律壯偉者易粗豪和平者易卑弱深厚者易晦澁濃麗者易繁蕪寓古雅于精工發神奇于典則鎔天然于百鍊操獨得于千鈞古今名家罕得有兼備此

初唐七言律纏靡多謂應制使然非也時爲之耳此後若早朝及王岑杜諸作往往言宮掖事而氣象神韻迥自不同

王岑高李世稱正雋嘉州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常侍意勝詞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氣深厚而不傷格濃麗而不乏情幾於色相俱空風雅備極然制作不多未足以盡其變杜公才力既雄涉獵復廣用能窮極筆端範圍今古但變多正少不善

學者類失粗豪錢劉以還寥寥千載國朝信陽歷下吳郡武昌恢擴前規力追正始大要八句之中神情總會者時覺微瑕句語停勻者不堪穎脫故世遂謂七言律第一要之信不易矣

七言律對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必使極精切而極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極整嚴而極流動適爲上則然二者理雖相成體實相反故古今文士難之要乏人力苟竭天真必露非蕩思八荒游神萬古切深百鍊才具千鈞不易語也

余嘗謂七言律如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珞莊嚴妙麗種種天然而廣大神通存在在具足乃爲最上一乘數語自覺曲盡未審良士謂爲然否

七言律唐以老杜爲主參之李頎之神王維之秀岑參之
麗明則仲默之和暢于鱗之高華明卿之沉雄元美之
博夫兼收時出盡此矣

盛唐七言律稱王李王才長藻秀而篇法多重絳幘鷄人
不免服色之譏春樹萬家亦多花木之累漢主離宮洞
門高閣和平間麗而斤兩微劣居延城外甚有古意與
盧家少婦同而音節太促語句傷直非沉比也李律僅
七首惟物在人區不佳流漸臘月極雄渾而不笨花宮
仙梵至工密而不穢遠公遁跡之幽朝聞游子之婉皆
可獨步千載岑調穩于王才豪于李而諸作咸出其下
以神韻不及二君故也卽此推之七言律法思過半矣
達夫歌行五言律極有氣骨至七言律雖和平婉厚然已

失盛唐雄贍漸入中唐矣

中唐句若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晚唐句如
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卽王李得意無以
過也第求其全篇往往不稱

詩至錢劉遂露中唐面目錢才遠不及劉然其詩尚有盛
唐遺響劉卽自成中唐與盛唐分道矣

劉如建牙吹角一篇卽盛唐難之然自是中唐詩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沉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
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
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有流暢降而中唐又
一變也太厝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
潤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張藉

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填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騫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佻，時作拘体，又一變也。至吳融韓渥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談叢，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初唐律体之妙者，杜審言《大舖應制》、沈雲卿《古意興慶池南莊》、李嶠《太平山亭》、蘇頲《安樂新宅》、望春《臺紫微省》、皆高華秀贍，第起結多不甚合耳。

盛唐王李杜外，崔顥《華陰》、李白《送賀監》、賈至《早朝》、岑參《和太明宮》、西掖高適《送李少府》、祖咏《望蘇門》、皆可競爽。

中唐如錢起《和李員外寄郎士元皇甫曾》、早朝李嘉祐《登閣司空曙》、曉望《皆去》、盛唐不遠劉長卿《獻李相公》、送耿

拾遺李錄事、韓翃《題仙慶觀》、送王光輔、郎士元《贈錢起》

楊巨源、和侯大夫、武元衡、荆帥、皆中唐妙倡。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置一劍、答君恩、李端、韓翃之先鞭。

陽老將多迴席、曾國諸生半在門、王建、張籍之鼻祖。

獨結語絕、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体。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誰謂含愁、獨不見、更

教明月照流黃、同樂府語也、同一人詩也、然起句千古

驪珠結語、幾成蛇足、何也、學者打徹此關、則青龍疏鈔

可盡火矣。

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外，崔顥《峩峩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王維《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賈至《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李頎朝聞蔣子唱，
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杜甫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
岳散江湖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中夫積
翠玉臺遙上帝，郊居絳節朝寺下。秦江深不流，山腰宮
閣迥添愁。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兵戈不
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皆冠裳宏麗，大家正脉可

法

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爲妙
絕。而岑參鷄鳴紫陌，柳驪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
詠。右丞多不韻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效。蓋不起宜五言
不宜七言也。

有起句妙而接句不稱者，東望望春，春可憐，長安雪後似

春歸聞道長安似，奕碁建牙吹角不聞喧，是也。

中唐起句之妙，有不減盛唐者。如錢起未央月曉度疎鐘，
鳳輦時巡出九重。皇甫曾長安雪後見歸鴻，紫禁朝天
拜舞同。司空曙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阜
南冉，北人南去，雪紛紛。鴈叫汀洲不可聞。韓翃仙臺初
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韓愈南伐旋師，太華東天
書夜到，冊元功。韓偓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凭
欄。皆氣雄調逸可觀。

崔曙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老杜野老籬前
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
雨翻盆。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吹簫悲遠夫。霜黃碧梧
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岑參蒲樹枇杷冬著花，老僧

相見具袞袞李頗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車去洛陽
劉長卿若為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即士元石
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杜牧江涵秋影鴈初
飛與客攜壺上翠微雖意稍疎野亦自一種風致

結句則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沉佺
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崔顥日暮鄉關
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王維王韞寶弓珠勒馬漢家
將賜霍嫖姚高適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踟躕
岑參莫向他鄉怨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劉長卿白馬
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姚合誰得似君將雨露
海東萬里酒扶桑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
句至弱者多惟老杜不爾如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

為深厚渾雄然風格亦與盛唐稍異間有濫觴宋人者
出師未捷身先死類是也

唐五言律起句之妙者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春氣滿
林香春游不可忘八月湖水平涵虛渾太清銀燭吐青
煙金樽對綺筵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萬壑樹參天
千山響杜鵑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灞上柳枝黃爐
頭酒正香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片雨過城頭黃鸝
上戍樓駿馬似風颺鳴鞭出渭橋巫山十二峯皆在碧
空中或古雅或幽奇或精工或典麗各自所長不必如
七言也

及起高古者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士有不得志栖栖
吳楚間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樓頭廣陵近九月有

南徐苦不多得蓋初盛多用工偶起中晚卑弱無足觀
覺杜陵為勝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太星不識南塘路今
知第五橋今夜鄜州月闌中只獨看帶甲滿天地胡為
君遠行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韋曲花無賴家家惱
殺人皆確深渾樸意味無窮然律以盛唐則氣骨有餘
風韻少乏惟風林纖月落花隱掖垣暮絕土亦盛唐所
無也

唐五言多對起沉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
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
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漢

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
生事因人作遠游寺憶曾游處橋憐再度時之類對偶
未嘗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
百代而下當無復繼

結句之妙者王開殊未入少婦莫長嗟今朝風日好宜入
未央游君主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升沉應已定不必問
君幸辭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金吾不禁夜王漏莫相
催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君主好長袖新作舞衣寬杜
則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安危大臣在不必涓長流萬
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々唐人

五言律對結者甚少惟杜最多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
坤之類卽不盡如對起神境而句格天然故非餘子所
辨材富力雄故耳

杜語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類初唐者若委
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之類亦有太纖近晚唐者用荒
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之類

杜題桃樹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誤後生惟
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之
類有太凡者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之類
若以其易而學之爲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

近体盛唐至矣克實暉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
故能事必老杜而后極杜公諸作真所謂正中有變大

而能化者今其体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
二端勘覈未徹故自宋以來學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
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
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如五言咏物諸篇七言吳体
諸作所謂變也宋以後諸人競相師襲者是然化境殊
不在此

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
草紅見海東雲坼浮知見四字皆盛唐所無也然讀者
但見其闊大而不知覺其新奇又如孤嶂秦碑在荒城魯
殿餘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四字意極精深詞極易
簡前人思慮不及後學沾漑無窮真化不可爲矣句法
之化者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露從今夜白月是故

卿明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近洎無乾土低空有斷
雲之類錯綜震蕩不可端倪而天造地設盡謝斧鑿篇
法之化者春望洞房江漢遣興等作意格皆與盛唐大
異日用不知細味自別

七言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申動秋風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凰枝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虜隨八月槎字中化境也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二儀清濁還高下
三伏炎蒸定有無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句中化境也昆明
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秋霜黃碧梧篇中化境也

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後

句中有奇字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昔人謂石之
有眼為研之一病余亦謂句中有眼為詩之一病如地
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故不如地卑荒野入天遠暮江
遲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故不如藍
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也此最詩家三昧具
眼自能辨之齊梁以至初唐率用艷字為眼盛唐一洗至杜廼有奇字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巧而不尖
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則
尖矣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則詭矣

太繁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邁衰難挽子建以至
太白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
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為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曆繼

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可入詩而杜往往兼之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

杜七言律通篇太拙者聞道雲安麴米春之類太粗者堂前撲棗任西鄰之類太易者清江一曲抱村流之類太險者城尖徑仄旌旆愁之類杜則可學杜則不可

李集贗者多杜詩贗者極少惟酒渴愛江清不類是暢當作也道為詩書重稍近然高仲武以為杜誦恐因同姓而訛號國夫人一首殊遠張祐無疑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此等語

雖自是少陵句格然識趣非漢以來詩人才子所及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唐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實太繁處中唐淘洗清空寫送流亮七言律至是始於無可指摘而体格漸卑氣韻日薄衰態畢露矣

盛唐膾炙佳什如李頎朝聞游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景聯復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朝曙晚暮四字重用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即為白璧之瑕初學首所當戒又如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冕旒袞龍珮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苑雙闕萬家閣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寶弓珠勒馬兩用馬字柳州詩衡山洞庭三相夏口湓

城長沙六用地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煙火要不免
于冗雜高岑卽無此等而氣韻遠輸兼斯二美獨見杜
陵然百七十首中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沾漑者無
窮註誤者亦不少

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
步高岑之格調含王李之風神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
七言能事極矣

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
類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又王昌齡孟浩然
俱有題萬歲樓作而皆拙弱可咲則以二者非七言律
手也

許渾題潼關五言李頎樂游原七言中四句居然盛唐而

起結晚唐面自盡露余甚惜之

老杜七言具體亦當時意興所到盛唐諸公絕少唐陳偏
欲法此而不得其頓挫關闔之妙遂令輕薄子弟以學
杜爲大戒近獻吉亦坐此然其才力雄健合作處尚可
並馳時尚風靡熊士選鄭繼之殷近夫輩七言遂無一
篇平整皆賢者之過也

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殿退朝九日登高送韓十
四香積寺王臺觀登樓閣夜崔氏莊秋興八篇氣象雄
蓋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異時微之昌黎
並極推尊而莫能追步宋人一槩棄置惟元虞伯生揚
仲弘得少分至近日諸公始明此義

初唐王揚盧駱盛唐王孟高岑雖品格差肩亦微有上下

惟陳杜沉宋不易優劣

晉稱袁伏宏以爲耻魏稱邢魏收殊不平伏誠非袁比魏於邢魯衛之政耳惟揚盈川云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此語絕無謂而後人不加考核至今狐疑滕主閣序神俊無前六代体裁幾於一變卽畫棟珠簾四韻亦唐人短歌之絕五言諸律靡不精工揚渾天模倣三都盧五悲趨步九辨近体氣骨有餘風華未極賓主武氏一檄足爲文人吐氣諸排律沉雄富麗沉宋前鞭以吾評王爲最駱次之揚盧次之

唐應制諸首按詩宋之間三作外餘皆未歷入意如武平一黃鶯未向林中轉紅蓋先從殿裡開魏暮公車賦光千山翠色及劉太真輩率凡語耳而橫被差賞至揚屋

省題詩竟三百年無一佳者文苑英華中具載可見就中傑出無若錢起湘靈然亦頗有科舉習氣如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與起他作殊不類下此若李肱李郢益無譏矣

又有最可咲者楊汝士賦詩自謂壓倒元白今所傳文章舊價桃李新隕二語雖事實稍切風格絕無足采全篇尤爲塵陋謂元白動色大誣

早朝四詩妙絕今古賈舍人起結宏響其工語在千條弱柳一聯第非作者所難也工部詩全首輕揚較他篇沉著渾雄如出二手朝罷香烟句王道思大譏之然是和舍人衣冠身惹御爐香意耳賈此句顧華主亦有近拙之評玉岑二作俱神妙聞未易優劣昔人謂王服色太

多，余以它句猶可，至冕旒龍衮之犯，斷不能為詞。嘉州較似工密，迺曙光曉鐘，亦覺微顛。又春字兩見篇中，則二君之作尚匪絕瑕之璧也。於戲，不易哉。

細校王岑二作，岑通章八句皆精工，整密字字天成。景聯絢爛鮮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獨領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致全篇音韻微乖，不尔當為唐七言律冠矣。王起語意偏不若岑之太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景聯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領，聯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遂令全首改色，稱最當肯。太繁二詩力量相等，岑以格勝，王以調勝。岑以篇勝，王以句勝。岑極精嚴，續匪王較寬裕，悠揚令上官昭容坐昆明殿窮歲月較之，未易墜其一也。

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評此詩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識者

黃鶴樓鬱金堂皆順流直下故世共推之然二作與會誠超而体裁未密手神固美而結撰非艱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驟讀之首尾若未嘗有對者胸腹若無意于對者細繹之則錙銖鈞兩毫髮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勢如百川東注于尾閭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決不能道者真曠代之作也然非初學士所

當究心亦匪淺識士所能共賞此篇結句似微弱者第
前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弛之宜或
轉入別調反更為全首之累只如此軟冷收之而無限
悲涼之意溢于言外似未為不稱也昆明池水雖極精
王然前六句力量皆微減一結奇甚竟似有意湊砌而
成益見此超絕云

杜七言句壯而闊大者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
無壯而高拔者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壯
而豪宕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壯而沉
婉者三年笛裡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壯而飛動者
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壯而整嚴者江間
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壯而典碩者紫氣關臨

天地潤黃金臺貯俊賢多壯而穠麗者香飄冷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壯而奇峭者窓含西嶼千秋雪門
泊東吳萬里船壯而精深者織女機絲歷夜月石鯨鱗
甲動秋風壯而瘦勁者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壯而古淡者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
壯而感愴者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壯而
悲哀者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結語之壯
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語之壯者高
江急峽雷霆聞古木蒼藤日月昏拗字之壯者側身天
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雙字之壯者江天漠漠鳥
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凡以上諸句古今作者無出範
圍也

詩最貴麗而麗非金玉錦繡也晏同叔以笙歌院落為三
昧固高出至寶丹一等然梨花院落又待入小石調矣
麗語必格高氣逸韻遠思深乃為上乘

宋人謂老覺金腰重慵便玉枕涼為乞兒語而以樓臺側
畔楊花過簷幙中間燕子飛為富貴詩至今無道破者
不知此特詩餘聲口景象略存意味何在杜集得一聯
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穠麗雋永頓自
不作至香飄合殿十四字天然富貴楊花燕子又不免
作乞兒矣

國朝一各公云蘇頲之輕花落鴈豈不如羅隱之天地同
力岑參之柳拂旂露豈不如韋莊之萬古坤靈是固太
言虛喝之鐵砭然飛花落鴈之前即下見南山平臨北

斗之句柳拂旂露之前即曉鐘萬戶仙仗千官之句也
如四語者亦可難以前說乎且蘇詩非前有南山北斗
則飛花落鴈何殊六代岑詩非前有萬戶曉鐘則柳拂
旂露何異初唐李獻吉云濶大者半必細二詩妙處正
阿堵中豈可獨舉一隅耶然此亦就二詩論耳如欲以
弱詞為七言則斷々未論也

七言律最宜偉麗又最忌粗豪中間毫末千里乃近体中
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今粗舉易見者數聯于後宋人吳
江長橋觀月詩鄭毅夫云挿天蟠螭玉腰濶跨海鯨鯢
金背高揚公濟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
蘇子美云雲頭艷々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三聯世
所共稱歐陽獨取蘇句而謂二子粗豪良是然蘇句苦

斤兩稍輕不若子瞻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
烟自稱偉麗蓋庶幾焉又不若老杜三年笛裏關山月
萬國兵前草木風以和平端雅之調寓憤鬱悽快之思
古今言壯句者難及此也趙嘏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
軍聲半夜潮唐人稱壯而蘇以為寒儉揚蟠八丈虹
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宋人推壯而歐以為粗豪二
公雖此道未徹此等議論自具眼然粗豪易見寒儉難
知學者細思之

宋藝祖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可謂宏爽而
意致淺俗不足語詩宣和帝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
宇玉乾坤大似鮮華而村陋逼人去詩愈遠合上八聯
參之璞鼠石燕瓊珠和璧辨矣統祖亦題月者
聯皆取詠月者

蘇長公詩無所解獨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
非詩人蓋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
送惟以神韻為主使句格可傳乃為上乘今於登臨則
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氏
真所謂甲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漢唐人何嘗如此
最詩家下乘小道即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為法
乎

崔顥黃鶴樓李白鳳凰臺但略拈題面未嘗題黃鶴鳳凰
也杜贈李但云庾開府鮑參軍墜子墜未嘗遠引李陵
近攀李嶠也二詩題戲馬臺則并題面不拈但寫所見
之景故古人之作往往神韻超然絕去斧鑿宋元雖好
用事亦間有一二未若近世之拘

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凡登覽皆可用。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凡燕集皆可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北
固之名奚與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奉先之義奚存，
而皆妙絕千古。則詩之所尚可知。今題金山，而必曰金
王之金，咏赤城，而必云赤白之赤，皆逐末忘本之過也。
權龍褒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誠可咲也。然自
是其語可咲，非以不切故使秋夜得此一聯，將遂謂佳
句乎？如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二語本秋夜
景，卽夏日得此一聯，將不謂佳句乎？後世評詩者謂之
不切，則可謂之不工不可工，而不切何害其工，切而不
工，何取於切？余夙持此論，俟大雅折衷之。
昔人云：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石。此猶落第上義夫三身

之論。下源九方之相千里耳，自口鼻咸可相通，驪黃牝
牡悉置亡問。吾所知者，上乘之禪，天下之馬耳。已有瑕
無瑕云乎？哉噫！未易爲拘拘者道也。

杜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說者謂太細
長，誠細長也。如句格之壯，何題作雨洗娟娟淨，風吹細
細香。說者謂竹無香，誠無香也。如風調之美，何宋人詠
鱗滿腹紅膏肥，似醃貯盤青殼大於杯。荔枝甘露落來
鷄子大，曉風吹作水晶圓。非不酷肖，畢竟妍醜何如詩
固有以切工者，不傷格，不貶調，迺可。

咏物看題亦自無嫌于切。第單欲其切，易々耳。不切而切
切而不覺其切，此一閱前人不輕拈破也。

漢唐以後談詩者，吾於宋嚴羽卿得一悟字於明李獻吉

得一法字皆千古詞場太關鍵第二者不可偏廢法而不悟如小僧縛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

作詩太要不過二端体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体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它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体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未覩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弗容強也

何仲默謂富於材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歸景結構不傍形迹此論直指真源最為喫緊於在代作家太肯初無異同舍筏之云以獻吉多擬則前人陳句欲其一切舍去蓋芻狗糟粕之謂非規矩謂也獻吉不念拈起法

字降之學者但讀獻吉書遂以舍筏為廢法與何規李本意全無闕涉細釋仲默書自明

劉昭禹云五言律如四十賢人看一屠沽不得王長公云七言律如凌雲臺材木必銖兩悉配迺可二譬絕類銖兩語尤精密習近體者當細參

李駸何云七言律若可剪二字言何必七也此論不起于李前人三令五申久矣顧詩家肯察全不係此作詩大法惟在格律精嚴詞調穩愜使句意高遠縱字字可剪何害其上骨體卑陋雖一字莫移何補其拙如老杜風急天高乃唐七言律第十首今以此例之即八句無不可剪作五言者又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五更鼓用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上二字皆

可剪亦皆杜句最高者曷嘗坐此減價又如王維漠漠
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剪為水田飛白
鷺夏木轉黃鸝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
杜剪為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震何害王句之工即如
宋人為着竹因來野寺獨行春偶過溪橋上下粘帶不
可動搖而醜拙愈甚自詩家有此論舉世無不謂然甚
矣獨見之寡也

唐人知貢舉詩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
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當時無名子削為五言
以譏之後人主前說者輒引作話柄不知此等詩即上
二字不可剪亦成何語言舉一廢百可乎

何仲默云詩文有中正之則不及者與及而過焉者均謂

之不至至哉言也然有以用功過而得者有以用功過
而失者老杜題鴈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既改云見
花薛漲海避雪到羅浮愈細愈精魯直題小兒云學語
春風轉書窓秋鴈斜尚不失晚唐既改云學語轉春鳥
塗窓行暮鴉雖骨力稍蒼而風神頓失可謂愈工愈拙
舉此二例他可盡推

杜桃花欲共楊花語後改為細逐楊花落亦改者勝然不
可據此為案如李獻吉少時題十六夜月云清虧桂闕
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精絕之甚晚年用意乃大不
及前即仲默所謂過也

嚴羽卿云詩有別才非閑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十六
字在詩家即唐虞精一語不過惟杜老難以此拘其詩

錯陳萬卷亡論至說理如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之類每被儒生家引作話柄然亦杜能之後人蹈此立見敗缺益知嚴語當服膺

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李何相駁書大半論此所謂俊亮沉着金石鞞鐸等喻皆是物也

七言律開元之後便到嘉靖雖圭角巉巖銚穎峭厲視唐人性情風致尚自不侔而碩大高華精深奇逸人驅上駟家握連城名篇傑作布滿區寓古今七言律之盛極於此矣

王次公云杜陵後能為其調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麟二家而已然獻吉於杜得其變不得其正故間涉于粗豪于麟於杜得其正不得其變故時困於重複右衛作弘

多体格周備竟當屬之兪州

王維氣極雍容而不弱李頎詞極秀麗而不纖此二君千古絕技太厯後風格曠廢至明迺一振之

國朝仲默類王整密過之而間遠自得弗如于麟類李雄峭逾之而神秀天然少讓至於精華鴻麗政自相當數百年來直接二君無出二君也

國朝學杜若袁景文鄭繼之熊士選其表表者要之所得聲音相貌耳又皆來調惟李觀察得其風神王太常得其骨幹汪司馬得其氣格吳參知得其体裁李之高華王之沉實汪之整健吳之雄深皆杜正脉法門學者所當服習也

世謂摩詰好用他人詩如漠漠水田飛白鷺乃李嘉祐語

此極可咲摩詰盛唐嘉祐中唐安得前人預偷來者此
正嘉祐用摩詰詩宋人習見摩詰偶讀嘉祐集得此便
爲奇貨訛謬相承亡復辨訂千秋之下賴予雪冤摩詰
有靈定當吐氣

老杜好句中異用字惟落花游絲妙絕此外如高江急峽
小院迴廊皆排比無闕妙處又如桃花細逐楊花落便
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令人厭唐人絕少述者而宋世
黃陳競相祖襲國朝獻吉病亦坐斯嘉隆一洗此類并
諸拗澁彙體而獨取其雄壯闊大句語爲法而後杜之
骨力風格始見真善學下惠者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坐木
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尚遂令大夫使者填塞囊囊大

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佞扶風漢太潘之類亦後學之
前車也

詩藪內編五畢

詩數

內編六

近體下

絕句

東越胡應麟著

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雜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全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咏嘆悠未倍之遂為百代不易之體

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憑五言絕起兩京其時未有五言律七言絕起四傑其時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既目歌行至唐方曰絕句又五言律在七言絕前故先律後絕耳

漢詩載古絕句四首當時規格草創安得此稱蓋歌謠之類編集者冠以唐題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截漢人前四句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截魏人中四句然則絕謂之截亦可但不可專指近体要之非正論也

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饒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樸真至獨擅古今自曹氏父子以文章自命實僚綴屬雲集建安然薦紳之体既異民間擬議之詞又乖天造華藻既盛真朴漸漓晉潘陸興變而排偶西京格制實始蕩然獨五言短什雜出問闐闐閣之口句格音響尚有漢風若子

夜前溪歡聞闐扇等作雖語極滯靡而調存古質至其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唐人竭精殫力不能追步者余嘗謂相和諸歌後惟清商等絕差可繼之若曰流曼不節風雅罪八則端冕之談非所施於文事也

清商曲不專晉人必雜有漢魏之詞如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決非東京後語至後三首則淺弱無味蓋宋齊文士擬作又晉所不為矣凡漢魏六朝詩眼目分明威自歷々間有亂真亦千百之一耳

來羅曲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邊瓜田不躡履李下不正冠卽君子行前半首唐樂府刪節律詩蓋出此西洲曲樂府作一篇實絕句八章也每章首尾相啣貫串

為一體制甚新語亦工絕如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
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海水綠悠悠君愁我亦愁南
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全類唐人

品彙謂挾瑟歌烏樓曲怨詩行為絕句之祖余攷烏樓曲
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學此如李長
吉楊花撲帳春雲熱之類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
絕句正體也惟挾瑟一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
絕咸所自來然六朝殊少繼者

唐初五言絕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
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度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
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
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簡文烏樓曲四首奇麗精工齊梁短古當為絕唱如郎今
欲度畏風波太白橫江詞全出此可憐今夜宿娼家子
安臨高臺全用此至北斗橫天月將落朱唇玉面燈前
出語特高妙非常時纖詞比餘人競擬皆不逮惟江總
桃花春水木蘭橈一首差可繼之

齊梁並倡靡麗之軌然齊尚有晉宋風間作唐短古耳至
律絕諸體實梁世諸人兆端

簡文春別詩桃紅李白別觀葡萄及題鴈天霜河白三首
皆七言絕也王筠元倡啣悲掩涕一首亦同湘東日暮
徒倚渭橋西正見浮雲與月齊若使月光無遠近應照
離人今夜啼意度尤近但平仄多同粘帶時失耳挾瑟
歌北齊魏收作亦相先後則七言絕體緣起斷自梁朝

無可疑也

齊湯惠休秋思行云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々洞庭波
思君末光光已滅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以前近七言絕
體僅此一篇而未成就

庾子山代人傷往三首近絕體而調殊不諧語亦未暢惟
隋末無名氏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
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至此七言絕句音律始
字字諧合其語亦甚有唐味右丞春草年年綠王孫歸
不歸祖之

白雲紛紛何所似七言二句體所自始也岑之敬明月二
八照花新實祖此謂岑作始者誤

易水二句爲一絕者大風三句爲一絕者六朝尚多此體

楊用脩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
意反遠蓋唐人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
則王江寧偏至則李彭明羽翼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
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美近世愛忘其醜者并取效
之過矣用脩生平論詩惟此精確近世學杜謂獻吉也
然獻吉間有杜耳多作盛唐

唐五言絕體最古漢如藁砧今何在枯魚過河泣南山一
桂樹日暮秋雲陰兒絲隨長風皆唐絕也六朝篇什最
繁唐人多有此體至太白右丞始自成家

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々神物于鱗謂卽太白不自
知所以至也斯言得之

摩詰五言絕窮幽極玄少伯七言絕超凡入聖俱神品也

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子美于絕句無所
解不必法也

五七言律晚唐尚有一聯半首可入盛唐至絕句則晚唐
諸人愈工愈遠視盛唐不啻異代非苦心自得難領斯
言

黃雀啣黃花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晚唐
郭氏奴作殊有古意與盛唐打起黃鶯兒同

晚唐絕如清江一曲柳千條真是神品然置之王李二集
便覺短氣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疏語可憐無定河邊骨
是詞語少時皆劇賞之近始悟前之失

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日暮酒醒人已遠蒲
天風雨下西樓豈不一唱三歎而氣韻衰颯殊甚渭城

朝雨自是口語而千載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季點檢人間事只
有春風不世情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碁雖
然萬里連雲際爭似堯階三瓦高坑灰未冷山東亂劉
項元來不讀書皆僅去張打油一閒而當時盛傳以爲
工後世亦亟稱之此詩所以難言

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鮮釋東風無限恨沉
香亭北倚欄干崔魯李白同咏玉環事崔則意極精工
李則語由信筆然不堪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

杜陵太白七言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拗太白絕
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若神韻于雲絕無烟火深衷隱
厚妙協蕭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

古人作詩各成已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
即不能為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
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毋事更屑
屑也

仲默不甚攻絕句獻吉無師李杜及盛唐諸家雖才力絕
入而調頗總駁惟于鱗一以太白龍標為主故其風神
高邁直接盛唐而五言絕寥寥如出一手信兼美之難
也張助父太和七十絕足可于鱗並驅

詩至五言絕語極寂寥而獻吉豪宕縱橫往往有拔山力
至弇州諸作牢籠百態窮極萬變于二十字間兩公才
氣幾于頡頏太白惟右丞一派尚覺寒寒
唐五言絕得右丞意者惟韋蘇州然亦有中盛別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
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
五多岐亡羊信哉

初唐絕蒲挑美酒為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為冠中唐絕迺
鴈峰前為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為冠秦時明月在少伯
自為常調用脩以諸家不選故唐絕增奇首錄之所謂
前人遺珠固則撥捨于鱗不察而和之非定論也

樂府水調歌頭五疊伊州歌三疊皆韻格高遠是盛唐諸
公得意作惜名姓不可深考

盧朔邊庭四時詞語意新奇韻格超絕品彙云時代不可
考余謂此盛唐高手無疑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神韻無倫天勢圍平野河流入

斷山雄渾絕出然皆未成律詩非絕體也

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達夫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髮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語不得乃可

王涯張仲素令狐楚三舍人合詩一卷五七言絕多可觀在中晚自爲一格

謂七言律難於五言律是也謂五言絕難於七言絕則亦未然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卽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於中的

五言絕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絕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絕昉於兩漢七言絕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制自殊至中意當含蓄語於春容則二者一律也

王無功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木猶寒初唐絕句精巧猶是六朝餘習然調不甚古初學慎之

唐樂府所歌絕句多節取名士篇什如開篋淚沾臆乃高適五言古首四句又有截律詩半首者如陸川歌取王維大七近天都後半首長命女取岑參雲送閩西雨前半首與題面全不相涉豈但取其聲調耶

唐妓女多習歌一時名士詩如集異記載高適二主酒樓事又一女子能歌白長恨遂索值百萬是也劉采春所歌清江一曲柳千條是禹錫詩楊用脩以置神品又五言六絕中四首工甚非晚唐調蓋亦諸名士作惜其人不可考今係采春非也

五言絕句始自二京魏人間作而極盛於晉宋間如子夜前溪之類縱橫妙境唐人模倣甚夥然皆樂府體非唐絕也其間格調音響有酷類唐絕者漫彙于左方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鮑照白日照前窓玲瓏綺羅中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鮑令暉桂吐三五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陶貞白山中何所有所有是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劉琰仙宮寒漏夕露出玉簾鈞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劉孝綽金鈿已照暉白日復蹉跎欲待黃昏後含嬌淺度河范靜妻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陳後主午醉醒來晚無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江總心逐南雲逝身隨北

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隋煬點點愁侵骨綿綿病欲成欲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孔紹安石槁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侯夫人欲泣不成泪悲來翻自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無名氏愁人夜獨長滅燭卧空房秋怨多情月旋來照妾牀之類皆唐絕無異

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流水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王維班婕妤崔顥長干行劉方平採蓮曲韓翃漢宮曲李端拜新月聞箏曲張仲素春閨曲令狐楚從軍行長相思權德輿王臺休王建新嫁娘王涯贈遠曲施肩吾幼女詞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

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

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調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劉方平春怨顧況宮詞李益從軍劉禹錫堤上行張籍成都曲王涯秋思張仲素塞下曲秋閨曲孟郊臨池曲白居易楊柳枝昭君怨杜牧宮怨秋夕温庭筠瑤瑟怨陳陶隴西行李洵繡嶺詞盧綸四時詞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

後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柔條萬縷金不憤錢塘蘇小小引郎枝下結同心橋北橋南千萬條恨伊張緒不相饒金羈白馬臨風望認得羊家靜婉腰五代人詩亦尚有唐樂府遺韻

五言絕須熟讀漢魏及六朝樂府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然後取盛唐各家李王崔孟諸作陶以風神發以興象真積力久出語自超錢劉以下句漸工語漸切格漸下氣漸卑便當着眼不得草草

七言絕体制自唐不專樂府然盛唐頗難領略晚唐最易波流能知盛唐諸作之超又能知晚唐諸作之陋可與言矣

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迹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並論乎

初唐水調等歌不甚類六朝語而風格高華似遠而實近中唐竹枝等歌頗效法六朝語而辭旨凡陋似合而實離

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制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五言古律清和壯麗咸足名家必不可失之峭峻者五七言絕也必不可失之弱靡者七言古律也

七言絕以太白江寧為主參以王維之俊雅岑參之濃麗高適之渾雄韓翃之高華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氣韻集長舍短足為太家上自元和下迄成

化初學姑置可也

晚唐絕句易入人甚于宋元之詩故尤當戒

韓翃七言絕如青樓不閉威粧鎖綠水迴通宛轉橋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

夜宿杜陵花曉月暫飛千樹裡秋河隔在數峰西皆全首高華明秀而古意內含非初非盛直是深陳妙語行以唐調耳人不易曉若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寒天暮雨秋風裏幾處蠻家是主人則自是錢劉格雖眾所共稱非其至也

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丈夫鵠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排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若杜審言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獨憐京國人南窺不似湘江水北流則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顧華玉云五言絕以調古為上乘以情真為得體打起蕭

鶯兒莫教枝上啼時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調之古者
山月曉仍在涼風吹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此
所謂情真者

調古則韻高情真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
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絕第一義若太白之逸摩
詰之玄神化幽微品格無上又不可以是泥也

曲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五言
律之入禪者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禪戶寂無人紛
紛開且落五言絕之入禪者

帛道猷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
人可謂五言絕神品而中錯他語孟浩然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可謂五言律神

品而不觀全篇皆大可恨事然帛詩刪之即妙孟詩續
之則難孟詩今作絕句非也

蘇子卿題梅四韻亦刪作絕乃妙杜荀鶴宮怨佳處在風
煖日高一聯不可刪也

成都以江陵為擅場太白為偏美歷下謂太白唐二百年
一人瑯琊謂李尤自然故出王上兗州謂俱是神品爭
勝毫釐數語咸自有旨學者熟習二公之詩細較四家
之論豁然有見則七言絕如發蒙矣

盛唐長五言絕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不長
五言絕者高適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言
俱無所解者少陵

楊謂杜絕句不合律故妓女止歌錦城絲管一首非也太

白江寧妙絕千古妓女所唱幾何

絕句最貴含蓄青蓮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亦太分曉
錢起始憐幽竹山窓下不改清陰待我歸面自尤覺可
惜宋人以為高作何也

盛唐摩詰中唐文房五六七言絕俱工可言才矣

嘉州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盛唐之近晚唐
者然猶可藉口六朝至中唐人生一世長如客何必令
朝是別離則全是晚唐矣此等最易誤人

昌黎青青水中蒲三首頗有不安六朝意然如張王樂府
似是而非取兩漢五言短古熟讀可見

太白七言絕如楊花落盡子規啼朝辭白帝彩雲間誰家
玉笛暗飛聲天門中斷楚江開等作讀之真有揮斥八

極凌厲九霄意賀監謂為謫仙良不虛也

江寧長信詞西宮曲青樓曲閨怨從軍行皆優柔婉麗意
味無窮風骨內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絃一唱三嘆音
人評謙過姪張玄妹云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
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竊謂得王公之似
姑識之

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少伯
深厚有餘優柔不迫怨而不怒麗而不淫余嘗謂古詩
樂府後惟太白諸絕近之國風離騷後惟少伯諸絕近
之體若相懸調可默會

李詞氣飛揚不若王之自在然照乘之珠不以光芒殺直
王句格舒緩不若李之自然然連城之壁不以追琢減

稱

李作故極自然王亦和婉中渾成盡謝燼錘之迹王作故極自在李亦飄翔中間雅絕無叫噪之風故難優劣然李詞或太露王語或過流亦不得護其短也

少陵不甚攻絕句遍閱其集得二首東逾遼水北潭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閑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閑闊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重關頗與太白明皇幸蜀歌相類

崔國輔集金井梧桐秋葉黃一首薛奇童詩下簾彈空疾不忽見秋月一首二詩又見王李集詳其聲調供奉江

張仲素秋閨曲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

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去龍標不甚遠

溫庭筠水簾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鴈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杜牧之青青隱々木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此等入盛唐亦難辨惜他作殊不爾

盛唐絕亦有淺近者如常建太平天子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之類建塞下曲五首餘四首皆直致不文獨此首諸家競選故及之

太白長門怨天迴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江寧西宮曲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李則意盡語中王則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

不可執泥一端大槩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
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

太白五言絕自是天仙口語右丞却入禪宗如人間桂花
落夜靜深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讀之身世兩忘
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此妙詮

太白五言如靜夜思玉階怨等妙絕古今然亦齊梁体格
他作視七言絕句覺神韻小減綠句短逸氣未舒耳右
丞輞川諸作却是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泯千鱗
論七言遺少伯五言遺右丞俱所未安

千山鳥飛絕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以輞川諸
作便覺太闊青蓮明月出天山滄茫雲海間長風幾萬

里吹度玉門關渾雄之中多少間雅

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為最崔國輔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
斐迪崔顥次之中唐則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韓翃皇甫
冉司空曙李端李益張仲素令狐楚劉禹錫柳宗元
七言絕太白江寧為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中唐則
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賡夢得文昌繪之清溪廣津皆
有可觀處

五言絕晚唐殊少作者然不甚退漏七言絕則李許杜趙
崔鄭溫韋皆極力此道然純駁相揉所當細參

中唐錢劉雖有風味氣骨頓衰不如所為近体惟韓翃諸
絕最高如江南曲宿山中贈張子牛送齊山人寒食調
馬皆可參入初盛間

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
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
唐所得有也

江寧之後張仲素得其遺響秋閨塞下諸曲俱工

中唐五言絕蘇州最古可繼王孟寄丘員外閨門聞鴈等
作皆悠然次則令狐楚樂府大有盛唐風格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為絕如窓含西嶺
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舡等句本七言律壯語而以為
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為律如十月吳山曉梅
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妙境而以為律詩則駢拇枝
指類也

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除去末二句自佳劉以為不類晚

唐正賴有此然加此二句為七言古亦何渠勝晚唐故
不如作絕也

劉辰翁評詩有絕到之見然亦時溺宋人如杜題鴈翅在
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原非絕句本色而劉大
以為沈著道深且謂無已得之此類是也

裴迪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語亦軒爽而會孟鄙為不
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意亦幽閒
而華玉短其無味二語皆當領略

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即臨門下馬坐人牀不通名姓
粗豪甚指點銀鉞索酒嘗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絕句
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首近太白楊復以措大語
釋之何杜之不幸也

王建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語意妙絕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

樂天詩世間淺近以意與語合也若語淺意深語近意遠
則最上一乘何得以此為嫌明妃曲云漢使却迴頻寄
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
時三首篇十九首不遠過也

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半夜虛
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極工者
亦氣韻衰颯天壤開寶然書情則愴惻而易動人用事
則巧切而工悅俗世希大雅或以為過盛唐具眼觀之
不待其辭畢矣

汪遵咏長城雖然萬里連雲際爭似堯堦三尺高許渾咏

秦墓一路空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用意同而語

格頗超然汪詩固是學究許作猶近小兒盛唐必不纏

繞如此李涉歌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岷山碑許本

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宋人亟稱然五言律詩着

此語猶可參伍儲韋今乃作絕聲調乖舛甚矣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主沈醉壽王醒句意愈精勳骨愈露

然此但假借立言耳泥者謂二主迥不同時則痴人說

憂難以口舌爭矣

趙昌父唐絕大半皆中晚作謝註尤為迂謬如許渾海燕

西飛白白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

春風第一花若但咏園亭之類未見其工今題云客有
卜居不遂薄遊汧隴者因贈夫以逆旅無家之客望五

詩藪內編六 侯第宅深鎖落花之內一段寂寥情況更不忍言羅隱下第詩簾捲殘陽鳴鳥鶻花飛何處好樓臺意正此同而許作全不道破尤為超妙第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謝乃謂五侯雖有第宅而不得安享亦猶逆族無家者此語一出許詩風味索然又少伯閨中少婦不曾愁本自目前口語謝復引入理路此類甚多晉人云非惟善作者不可得善解者亦不可得信哉

詩藪內編六畢

詩藪

外編一

周漢

東越胡應麟著

中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夏商周近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漢唐宋中古之文始開於夏至商積久而盛徵已於周而極其盛近古之文大盛於漢至唐盛極而衰兆至於宋而極其衰秦周之餘也秦極而否故有焚書之禍元宋之閏也剝極而坤遂為陽復之機此古今文運盛衰之大較也

唐虞之文太美玄酒至禹貢而千古文機橐籥矣唐虞之詩太音希聲至商頌而百代詩法淵涵矣故吾以後世之文鼻祖於夏而詩胎孕於商也

二典三謨淳雅渾噩無工可見無法可窺禹貢紀律森然

百代叙述之文皆自此出康衢擊壤寥寥數語五子之歌篇章大衍酬和浸開至商頌玄鳥諸篇闕深古與實

北典刑周末莊列屈宋無異後世詞人矣唐虞以下帝主詩歌之美者堯卿雲舜南風穆東夏項垓下高大風武秋風昭黃鵠孟德對酒子桓雜詩文皇帝京玄宗曉發皆非當時臣下所及

詩與文體迥不類文尚典實詩貴清空詩主風神文先理道三代以上之文莊列最近詩後人采掇其語亡不佳者虛故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本顏見道語然實詩家妙境神動天隨寢食咸廢精凝思極耳目都融音語玄言恍惚呈露如游龍驚電掎角稍遲便欲飛去須身

請其境知之

九方臯相馬一節南華本不為詩家說然詩家無上菩提盡具此蓋作詩大法不過興象風神格律音調格律卑取音調乖舛風神興象無一可觀乃詩家大病至於故實矛盾景物汗漫情事參差則驪黃牝牡類也製作誠工即在楚言秦當壯稱老後世但觀吾詩寧辨何時何地即洗垢索瘢可謂文人無實不可謂句語不工不

蒙叟逍遙屈子遠遊曠蕩虛無絕去筆墨畦逕百代詩賦源流實兆端此長卿上林創撰子虛烏有亡是三人此深得詩賦情狀者非以文為戲也後之君子左拘拘費其山川遠近草木有無烏乎未哉

世欲以空言駕左史盛唐也則謂學古者曰吾不有六經乎而吾以六經斷自聖筆不可學也是復以空言應也古有為六經者矣易則揚雄太玄閔朗洞極衛嵩元其志和太易之類詩書則王通續經束皙補亡毛漸三墳崔氏演範之類春秋則趙擘吳越陸賈楚漢崔鴻列國王氏元經之類禮樂則不韋月令河間考工桓譚元起梁武樂論之類論語則揚雄法言蕭衍正言張融家語河汾中說之類皆燭火僅存大則僭冒之誅小亦贅疣之誚果何益哉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本也太初始判未有男女氣為構精乎天地之氣也既有男女則以形相禪嗣續亡窮矣復求諸天地之氣可乎周之國風漢之樂府皆天地元聲運數適逢假人以洩之體製既備百世之下莫能違也今之訛學古者動曰閔閔睢鳩出自何典是身為父母生育而求人道於空桑也噫

易數也禮樂制度聲容也詩書春秋雖聖筆然猶文與事也左氏於春秋離騷於詩史漢於書工於變者也太玄於易中說於語拙於模者也
漢藝文志有周歌詩二篇又周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聲曲折七十五篇又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以上五家與燕代諸歌詩並列以為漢時周地風謠耳及觀顏師古董公書註以秦例之迺知周歌謠漢尚數家不止三百也然隻語不可得見惜哉
班志有秦歌黃公作秦時歌詩則周為周時審矣第非必風雅蓋亦民謠之類否則注之誤也

荀卿有賦十篇今傳僅半成相雜辭十一篇亦不止今所傳也蘭陵與屈宋近又仕楚不傳人未敢必其能否今傳惜哉然荀自以子重賦非子亦不能傳

詩出于後世而真出于三代者岐陽石鼓是已書出于後世而真出于三代者汲冢周書是已石鼓典雅淳深是周家大手筆宣主中興氣象即此可觀在三百篇中亦為翹楚退之列宿羲娥之論雖尊題非太過語後人以吉日車攻駁之固然然三百篇中豈一無遜此者耶必夫子所未見使將樂觀其盛廼刪之耶

汲冢書奇與古絕雜以不根而中間一二解亦有不可盡廢者或以卽七略周書恐非也班志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漢世已殘闕安得今尚完耶

秦處楚漢之間而無賦余巨疑之閱漢志有秦雜賦九篇惜名氏皆不可得坑燼之餘故也

秦子書儒家有羊子四篇各家有黃公四篇註皆云秦博士也黃公名疵非四皓黃公秦子書又有零陵令信一篇注云難李斯斯當時孰敢難之蓋依托也

藝文志又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皆無註余始疑為漢時秦地之詩及閱顏師古黃公下註云為秦博士能歌詩在秦歌詩中乃知嬴世不惟有賦亦有詩也

秦朝廷銘頌可見者嶧山瑯琊之果會誓數碑而已其辭古質峭悍當時政事習尚直可想見真秦文也篆勒皆出斯手銘亦必斯所作斯逐客書妙絕今古然彼尚戰

國之文入秦一變頓爾中間時錯以法令語商周雅厚之風剗地盡矣

秦燔燒詩書獨卜筮醫藥種樹獲全今卜筮傳者則宓戲周易之類醫藥傳者則黃帝內經之類雖真贗不侔然皆秦以前書獨種樹之書傳者絕寡班史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豈秦所遺耶

漢宗室向歆最著諸王則淮南河間然藝文詞賦類有陽丘侯劉脛賦十九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趙幽王賦一篇宗正劉辟疆賦八篇皆宗室也

趙幽王史載詩一篇而不言能賦河間獻王世以為經術士然藝文志有上下雍宮三篇子儒類淮南但傳小山然

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其富若此

又河間周制十八篇

諸王好文者無出梁孝無論鄒枚卽羊勝公孫皆文士也淮南以子顯然志有淮南群臣賦四十四篇惜名氏皆不傳今傳子若鴻烈賦若招隱漢多才士咸無與匹中遭禍患賓客竄亡殊可悲也又長沙王有群臣賦二篇其人當亦下賢又武帝自撰賦二篇劉向賦三十八篇又臨江王歌詩四篇又中山王文木賦一篇載西京雜記中諸劉無慮十數家情傳者寂寂耳

唐詩千餘家宗室與列者不能屈全指先秦漢賦六十餘家而劉氏占籍者十數人而東漢不與焉是唐宗室能詩者不過百之一而漢宗室能賦者幾得十之二何其盛也雖湮沒不傳名存史籍亦厚遇矣

人知太風秋風爲百代七言祖而不知昭帝黃鵠飛兮下
建章靈帝涼風起兮日照渠二歌皆極工麗漢世人主
何以多才若此

漢五言廬江小婦外文姬幽憤亦長篇叙事猶褚先生學
太史但得其皮膚耳精意妙語不啻千里讀此乃知孔
雀東南飛不可及

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壹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
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

唐山韋孟漢之初也都尉中郎漢之盛也武仲平子漢之
中也蔡琰鄺炎漢之晚也

文姬十八拍纖弱猥近漸啓陳隋文勝勵志詩矯峻發揚
先兆魏晉皆遠矣漢人樸茂溫厚之致不惟唐有晚漢

亦有晚也

朱穆絕交詩詞旨躁露漢四言最下者趙壹疾邪詩句格
猥凡漢五言最下者

漢古歌朱火颺煙霧博山吐微香清尊發朱顏四坐長
康終篇華祭特甚大類子建兄弟疑魏作也

郊祀之精深房中之典則秋風之藻艷諸如此類蹊逕具
存不盡無意然皆匪五言郊祀則頌房中則雅秋風則
騷極盛在前固難繼也惟五言肇自河梁盛于宛洛叙
致繇衷而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謳吟信口而足以被金
石叶筦絃如孔雀東南飛一首驟讀之下里委談耳細
繹之則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响節奏靡不具備
而實未嘗有纖毫造作非神化所至而何

三代以前五言非不創見而體製未純六朝以後五言非不迭興而格調彌下故兩漢諸篇出古今廢也

建安以選人好擬古自三百十九樂府鏡歌靡不嗣述幾于充棟汗牛獨孔雀一篇更于百年無復繼响非以其難故耶

昔人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亦以二京無詩法兩漢無詩人即李校張傳一二傳耳自餘樂府諸調十九雜篇求其姓名可盡得乎吾以即李校數子亦直寫襟臆而已未嘗以詩人自命也

西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見郊祀志歌四篇題鄒名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忽奇枚舉同時從武帝至茂陵詔造賦十篇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衛士令又李思孝有景皇帝領又李步昌李息俱能詞賦知有蘇武

而不知有蘇季遼東太守有賦四篇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

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知有朱買臣而不知

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賈山山有賦八篇非

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有賦不知其各知有河間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侯劉德此類尚多安國書見

漢詞人父子相繼者枚劉班馬世所共知然莊忌子莊忽

奇又助為忌姪此三莊者世所罕知又張子儁張豐父

子竝有著述見漢藝文志中子儁光祿大夫王

與劉向同校讐天祿者有長社尉杜參見顏籀注劉向別錄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年才二十餘亦天折之一也藝文志作博士弟子杜參有賦三篇然則子美

前杜陵已有若人矣

郊祀歌諸錄俱不言作者惟郊祀志中四篇題鄒子樂作

餘無名氏一代大典章湮沒至是惜哉

青陽朱明西顯玄冥

四皓詩燁燁紫芝深谷逶迤一章高士傳所載最為淳古古今樂錄作昊天嗟嗟等語殊生強且氣脉不貫讀者參攷自當得之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

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通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按秦

漢間人名最古樸且字多不詳四皓匿迹商山亡其姓

氏故止以東園角里為號何從拜名與字一一知之又

匹人東西南北原非同氣弟昆何得懸合若此尋其命

名製字大類六朝以後蓋記者一時偽撰無疑

梁四公傳四人

各皆古文怪字如一政與此同

讀霍去病傳蓋武人之驚悍者又一任情不學年少耳然

琴歌四夷既護一章典質冠冕雍然盛世之音當時文

士代作耶第豪傑天縱特異未易懸斷又衛青郡國主

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雄鹿渾成真太將語他如

朱虛行酒之歌景宗競病之句解律金之勅勒沈太尉

之南岡皆倉卒矢口匪學而能顧不事此耳總之武將

能詩當以李都尉第一揚處道次之郭代國張睢陽嚴

高二節使皆儒生習兵非武將

漢魏間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司馬相如卓文君秦

嘉徐淑魏文甄后然文君改醮甄君不終立身太節竝

無足取惟徐氏行誼高卓然史稱夫死不嫁毀形傷生

則嘉亦非諸老可知自餘若陶嬰紫玉班婕妤好曹太家
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嫺上官昭容薛濤李冶花
蔡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出此十數輩率皆
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沉淪晚歲或伉儷參商或各
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
每讀危言輒為捲卷太息於戲寧獨丈夫然哉

西溪叢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末引鍾嶸詩品云兩漢
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什亞團扇矣
按嘉以寶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輝首之語淑惟答嘉
五言絕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叙別之什為是
古今婦人以醜特聞者齊無鹽漢孟光晉左芬無鹽以辨
光以德芬以才并許允婦以識皆知名獨孔明娶承茂

醜女必有過人而寥寥不顯史傳失載故耶

文姬自有騷體悲憤詩一章雖詞氣直促而古樸真至尚
有漢風胡笳十八拍當是從此演出後人偽作無疑淺
近猥弱齊梁前無此調

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翳日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
動兮邊馬鳴又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
持我兮走箠箠狀景菴蒼訴情委篤較十八拍我生之
初尚無為等語何啻千里

漢自鏡歌郊祀外三言絕少即間見不過數語若五雜組
等篇頗無意義獨蘇伯玉妻盤中詩二十韻皆三言僅
末數句七字耳語意絕奇惜時與事不可考
漢婦人為三言者蘇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

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趙飛燕八言九言者烏孫公主
蔡文姬皆工至令體文士不能過也若唐山安世房中
自當以雅頌目之非漢人語卮言以為調窮味奇較以
商周太篇誠若有間然千餘年未有繼其響者
明君文君以色稱亦以色毀班姬徐媛皆文士不可以詩
人目之至其行業之高尤後世所絕觀者

竇玄妻別夫書云棄妻斥女敬身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
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檠檠白兒
東走西顧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
獨何人而居斯處雖尺積語而韻叶宛然實四言古體
右詩載藝文類聚仰呼蒼旻下有悲哉竇生四字而缺檠
檠白兒二句今據古怨歌增入則全篇完整首尾載然

按本題註玄妻以玄再娶漢公主寓言及詩為別所謂
詩者僅所增八字及衣不如新二語不應書中重出蓋
卽此一篇以韻語為尺牘故傳有詳略題有異同耳其
語古質是東西京本色非後人擬作也

秦嘉贈婦四言詩有云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
燭何為蓋以妻寢疾還家形容離索之語非傷逝也題
曰贈婦甚明近有節略叔傅者以淑先死嘉為此詩傷
之大誤按嘉又有寄內詩三首中云憂寐空室中恍惚
見姿形豈亦傷逝耶兼史自灼據不必深辨

董卓廢少帝辨為弘農王後以山東兵起遣李儒酖之王
置酒與姬唐別作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
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

起舞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
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策獨兮心中哀歌竟泣下坐皆歛
歎遂引酖卒二歌意極悽慘詳載范史后紀中偶閱馮
氏書未及收錄之

談藝云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觀臨終諸詩大類箴銘語耳
北海不長於詩讀此全篇可見至結句生存多所慮長
寢萬事畢詞理宏達氣骨蒼然可想見其人不容以瑕
掩也

陳大夫調孔北海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本戲語然不可
謂無其人如晉太子適之類小何嘗不佳又如甘羅十
二智數橫出員俶九齡議論風生謝貞八歲有落花之
句路德延數歲傳世者之什後晉漢汝劉晏神童兩瑞

壯歲制作無聞殺身錢穀此類頗多
亦有晚歲勵精而速就者甯越之學高適之詩蘇洵之文
之類是也

東漢之末猥雜甚矣魏武雄才崩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
邁縱橫籠罩一世豈甘衰運人物然亦時有詠論如何
以解憂惟有杜康等句信類其為人也

子桓去去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等句詩流率短其才然此
是漢人語也他如黎陽於醮孟津廣陵玄武諸作句格
縱橫節奏縝密殊有人主氣象高古不如魏武宏贍不
及陳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過仲宣公幹遠甚惜昭
明皆置不錄

古詩類多因述然不過字句間魏明種瓜東井上一篇全

傲傳殺孤竹而襲短去長拙於模擬甚矣

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子植具體而微仲宣四言過五言孔璋七言勝五言應劉徐阮五言之外諸體略不復覩材具高下瞭然

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烜赫僅曹氏操丕叡耳然白馬名存鍾品則彪當亦能詩又任城武力絕人倉舒智慧出衆老瞞何德挺首多才生子如此孫仲謀輩詎足道哉

魏婦人能詩僅甄后一人然又曹氏婦也於戲盛矣今人第知魏武欲傳位陳主植而不知其始欲傳鄧王冲也按史冲字倉舒少岐嶷五六歲屹如成人太祖得巨象欲舐之冲曰置象舟中而刻其水痕權物以填可立決

太祖大悅太祖馬鞍在庫爲鼠齧吏欲自陳冲復以計脫其辜凡應罪戮而爲冲委曲全活者數十比卒年才十三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傳后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魏武愛冲若此殆數倍陳思使長奔嫡必矣而天信天意在丕也以冲之早慧稍假以年詎出二兄下又中山主衮十歲能屬文所著述二萬餘言通計魏武諸子二十五人殤者十餘知名者六丕彰植彪冲衮彰之力植之才冲之智皆古今絕出咸萃一門自書契來未有也然率早亡植最後死得年僅四十一至魏明僅三十六高貴鄉公僅二十則固操之遺殃餘孽哉

高貴鄉公髦少敏慧能屬文嘗首創九言詩幸太學論六

經疑義老儒莫能對則曹氏不啻三世矣陳思子志亦知名曹同六代論載文選尤著

此論初託名陳思見志傳

魏武朝攜壯士夜接詞人崇獎風流鬱為正始然一時名勝類遭摧折若禰衡辱為鼓吏阮瑀屈列琴主劉楨減死輸作皆見遇伶優僅保首領文舉德祖情事稍爾相関便嬰太戮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子植猜忌彌深二下駢首子建幾希皆幸中之不幸也

劉公幹坐平視甄后幾死吏議恒疑子植不怒而魏武求之偶讀裴松之所引吳質傳云文帝嘗召質歡飲酒酣命郭后出見謂質曰卿仰帝視之則知楨之平視甄后踵迹絃言耳質事當在楨前若楨事發後無論質子植敢爾耶

質傳楨坐譴之後質亦以與會出為朝歌長蓋其人素慎密郭后之言出曰子植未必敢當

也

典論稱文人不矜細行罕以名節自立而七子之中獨贊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可謂彬彬君子幹著中論盛傳較諸魏晉浮華良有異者子植賞鑒故自不誣又王租戒子書云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師之利書大放文淵然二君操履親矣

王粲傳七子之外潁川邯鄲淳鯁欽陳畱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揚脩河內荀繹亦有文采而不與列以數稽之適與前合是七子之外又有七子也

考鄴中諸子德祖聲名與文學相亞二十當時亦矯矯而
典論不及蓋以黨翼陳思故鄴鄆淳文學烜赫然嘗盛
稱植才幾至奪嫡得免殺身斯為倖矣濟陰具質雅善
魏文論復不列豈遠出諸子下難于曲筆耶錄欽詩賦
竝工似在諸應上惟荀緯製作寡傳路粹承孟德旨劾
奏孔融乃詞場之讒賊忠義之鵠鷗郗慮等輩何足道
哉粹後竟以從魏武至漢中坐事見法政與揚脩同皆
今融事但罪郗慮漢中事但傳揚脩粹皆無聞一幸
一不幸也

文舉自是漢臣與王劉年輩迥絕列之鄴下其義未安子
建一書云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
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魏余意以
茲五士上系二曹庶七子之稱彼已亡慙建安之美於

斯為盛植書未稱德祖而不及阮生意瑀材具非諸人
比第脩制作今亦寡傳惜也

每讀子植與季重書陳思與德祖書未嘗不欲歎太息想
見風流好尚如斯江河百代豈偶然哉

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揚權藝文子植典論絕口
不及陳思臨淄書尺隻語無闕文帝皆宇宙大缺陷事
而以同氣失之何也至如魏文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而陳思不欲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
詞雖米炭意實墳籍讀者攷見深衷推驗實歷可也

劉景升名義之儔文學之士列藉滂膺致書譚尚足緊平
生而以一荆州掩之子修李緒亦有才藻徒以陳思紙
尾姓字今存太史公所云附驥豈虛言哉

魏志注引韋仲將云仲宣傷于肥臆休伯都無檢格元瑜
病于體弱孔彰實自粗疎文蔚性頗忿驚故率不登大
位淪棄當時觀此鄴中諸子言貌風旨宛然然魏文亟
賞偉長不聞顯擢何耶一時文士惟季重假節封侯特
為宦達然率以推戴謀謨非翰墨也

人所最易辨者形貌傳稱王粲體質短小幼弱一坐盡驚
蔡中郎曰吾弗如也此猶年少故至往依劉表則既長
立矣而表以寢弱通脫不甚重之韋仲將乃謂神宜肥
臆肥臆之與短弱通脫何相反甚耶文蔚路粹字
陳無已云予嘗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西漢為
下東漢而下無取焉吾亦以古詩為三等周為上西漢
次之魏為下晉氏而下無取焉

樂府五言多首尾叙事七言東西門行等則不然唐初四
子乃盛有賦述而失之繁冗惟少陵哀江頭王孫兵車
麗人畫馬等行大得漢人五言法而体格復不卑絕可
貴也

六朝樂府雖弱靡然尚因仍軌轍至太白才力絕人古今
体格于是大變杜陵獨得漢人遺意第已調時時雜
之張籍王建頗趨平淡稍到天成而材質有限兼時代
壓之不能高古長吉諸篇元人舉代學其險怪弊流國
初李文正又本胡曾遺意取史事斷以經語古樂府遂
亡

應璩百一舊謂規曹爽作今讀之絕無此意惟細微可
慎一篇皆諫戒語當時傳寫錯雜互置此題耳

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于媚此詩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皆拙朴類措大語謂之傷媚何居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為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為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下博切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為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于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

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々補苴罅漏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為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為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異時武鄉相蜀楊儀魏延悉收鳴吠之效李平馬謖咸正師律之誅正大之情可通天地矣陳壽譏諸葛不足累諸葛適以彰父之被刑魏收譏爾朱不足榮爾朱適以徵已之納賄且併其所善沒之作史之大戒也史通會要云壽為諸葛書佐得擬百木此當為是時思壽之詞壽于武鄉恐不相及以父被斃

詩經外編一畢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紙質陳舊，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詩藪

外編二 六朝

東越胡應麟著

晉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浸尚華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冲遠足嗣西京，而渾噩頓殊。記室豪宕，飛揚欲追子建，而和平槩乏。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為宗。故時與靈運合也。而于漢離也。明遠得記室之雄，而以詞為尚。故時與玄暉近也。而去魏遠也。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潘陸之定品也。清水芙蓉，縷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以子建為繡虎，而仲宣為泥蛙。以公幹

言夢夕... 六章
為巨鍾而偉長為小槌抑揚不已過乎
太冲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賞也靈運以韻勝者也
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至矣而百川赴巨海衆星環
北辰其氣亦可稱也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
陶謝鮑江河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其文且
變而盛而古意且衰也其格且變而新而前規且遠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法欲遠精
藝之衡也世之日降而下也學漢魏猶懼晉宋也學晉
宋靡弗齊梁矣

登山者必于岱之麓也不至其顛非岱也故學業貴成也

不至其顛猶岱也故師法貴上也登龜蒙鳥繹者即嶠
峰造極龜蒙鳥繹已耳由龜蒙鳥繹而岱焉吾未聞也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悟也
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曾臆劉削無施嚴氏所云庶
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悟曷極
精深觀魏文典論極贊文章之無窮陳思書檮欲以翰
墨為勳績點竄相屬筆削不遑鍛鍊推敲殆同後世豈
直曰悟而已吾為易曰兩漢尚矣不假悟也曹劉以至
李杜透徹之悟也

漢人詩氣連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尋也魏才
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晉宋其格卑矣其才
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譏焉

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玄暉諸子六代之中也孝穆諸子六代之晚也

蘇李之才不必過於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之高也當塗以後人才故推典午二陸二潘二張二傅外太沖之雄奇茂先之華整季倫之雅飭越右之清峭景純之麗爾元亮之超然方外則葛洪支遁閻秀則道韞若蘭自宋迄隋此盛未覩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氏体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肩吾希範吳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不啻十輩才非晉敵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得故吾以合

宋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也

詩品云陳思魏邗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士衡晉室之英安仁景暘爲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年爲輔亦頗得之然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暘非太沖比延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參伍群言鍾所剖裁似難僉允至嗣宗介魏晉間元亮介晉宋間品格位置可謂天然無容更議也

宣城在齊遂無可作輔者梁陳而下沉范江河柳吳徐庾大槩魯衛之政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矣

平原氣骨遠非太沖比然仲默亟稱阮陸獻吉竝推陸謝以其體備才兼嗣魏聞宋耳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王臺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

詩品劉鍾藻隲妙有精理而制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王
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述咸有可
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
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淺宋人至以五
臣匹之何其忍也

世但知蕭氏文選然吟譜稱昭明彙集漢後五言為詩選
二十卷其中必大有五朝佳什惜今不可見矣

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
也賦体物而潘亮六朝之賦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腑何有于綺靡自綺靡言出
而徐庾兆端矣馬揚諸賦古奧雄奇贅澁牙頰何有于
潘亮自潘亮体興而江謝接迹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

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驟以晉人也

名都白馬諸篇已有綺靡意而文猶與質錯也洛神銅爵
諸篇已有潘亮意而質浸為文掩也故魏之詩家嫡兩
漢而賦曾衛六朝也

士衡云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又云立片言以居
要乃一篇之警策有意乎其灌陳言而馳絕定也然平
原諸文模擬何衆而創矧何希也平原諸詩藻繪何繁
而獨造何寡也故曰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其有以自
試也昌穀執一端以非之非也

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材富而潘氣稍雄也陶謝俱韻勝
者也謝之才高而陶趣差遠也

太冲詠史景純遊仙皆晉人傑作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

言數外編二 六朝
指一事魏杜摯贈母立儉疊用入古人名堆塚寡變太
冲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
蕩逸氣干雲遂為古今絕唱景純遊仙蓋本漢諸仙詩
及思王五遊升天諸作而氣骨詞藻率遠遜前人非左
敵也

六朝小詩有羅敷初總髻蕙芳亦矯小月落始歸船春眠
恒着曉情致婉約可愛第不知蕙芳何女子及讀太冲
集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乃知出此

太冲集附左貴嬪詩一首每怪此君醜絕妹乃色稱及讀
晉書貴嬪名芬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不覺失笑識之

鮑明遠妹名令
暉絕可作對
狂喜叔夜之兄呂安所為題鳳阮籍因之白眼者疑其不

識一丁及讀喜詩有答叔夜四章四言殆相伯仲五言
列仙狗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度世至人不私己其
識趣非碌碌者或韻度不侔厥弟然以凡鳥俗流遇之
亦少寬矣

永和修禊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由時乏當行耳
蘭亭罰觥太令首坐今其詩存者桃葉二歌辭甚拙朴與
六朝不類信知非所長也

桃葉答太令團扇四章甚足情致晉人謂方回奴但小有
意不知太令婢乃壓御主人翁耶一笑

晉人能文而不能詩者袁宏名出一時所有詠史二章吃
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為工

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咏許當

北面然詢詩有青松疑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唐律又
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
兩漢之流而六代也其士衡之責乎六代之變而三唐也
其玄暉之責乎

梁陳諸子有大造於唐者也何也唐之首創也以梁陳啓
其端也宋元諸子有大造於明者也何也明之中興也
以宋元爲之監也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
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謂其雖多亦奚以爲得

無以名取人耶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于手神皆出諸謝下何論
康樂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山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

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稍靡淡故居

晉宋之間靡故涉齊梁之軌

宋齊之末靡々極矣而袁陽源白馬虞子陽北伐大有建
安風骨何從得之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禎王粲四作置之魏
風莫辨真傑思也

詩材稟賦各自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拜其故武失之
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

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漏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
深至亦似具隻眼者

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爲遊子吟之類自是樸

言要及終一 六章
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嗣宗多言
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太
冲豈必絲與竹何事待嘯歌康樂尤不勝數皆後學所
當戒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
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
真積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
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
以爲警絕吾不敢知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揚帆采石華
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爲佳句非初學所當
效類

千慮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早聞夕颺出晚見朝日曛康樂
此類甚夥雖六朝人例爾然諸謝不盡然也休文夕行
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尤爲語病用修覆以爲
工惟六朝故若出宋人不知何等拮擊矣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
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
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竄定耳青青河
畔草一章六用疊字而不覺正古詩妙絕處不可驟論
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爲之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
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一笑

王謝江左竝稱諸謙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太令
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閣筆而取適罰觥卽非才具

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樂宣城輩當此興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已耶

宋齊間王氏差著僧達僧孺僧綽僧虔融儉摘筠微藉輩俱以文學顯名勝彬彬欲過謝氏而詩不能十二元長元禮尤號錚錚篇什雖寡未為絕出

鍾記室以士衡為晉代之英嚴滄浪以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体味兩得其說廼佳

葛稚川陶貞白皆文士也寄趣鉛汞耳其詩文筆札自足不死支遁慧遠並高人韻流托迹方外文彩不能自遇時見一班便足爭衡作者唐宋以還仙釋雖盛率庸瑣不足望數君

以文方金谷序而右軍大悅以貌類劉司空而宣武甚歡吾以皆非實錄右軍高潔既異季倫蘭亭叙致遠邁金谷元子心非王室越右才謝匡時俱迥不侔何庸艷羨嘉賓帷幄大是雋奇第于符堅亦匪倫類嗣宗叔夜並以放誕名而阮之識遠非稽比也靈運延年並以縱傲名而顏之識遠非謝比也步兵光祿身處危地使馬昭劉劭信之而不傷中散康樂雖有盛名非若夏侯輩為時所忌徒以口舌獲戾悲夫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廼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雪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

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向上生
活若太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時作此調故不啻
嘯聞數百步也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劇喜陶詩而以
曹劉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過也善乎鍾氏
之品元亮也千古隱逸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應璩則
亦非也

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艷合也工部之癖開府也以沈實
合也然李于謝未足青米杜于庾乃勝之倍蓰矣

世目玄暉為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然此君實多大篇
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雖篇中綺繪間作
而体裁鴻碩詞氣冲澹往往靈運延之逐鹿後人但亟

賞工麗此類不復檢據要之非其全也

唐律雖濫觴沉謝於時音調未適篇什猶寡梁室諸主特
崇此体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唐規陰何吳柳相繼
並興陳隋徐薛諸人唐初無異矣

宋齊間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文通日落長沙渚
層陰萬里生皆盛唐起語也

王仲淹歷評六朝文士不取康樂宣城文通明遠而極稱
顏延之王儉任昉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不知延之儉
昉所以遠却謝鮑諸人正以典質有餘風神不足耳

六朝二江二庾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弗如總持才
情差亞文通而淵博殊遠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体允謂作者之聖

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蕭齊革命而為之佐命者褚淵王儉也蕭梁革命而為之佐命者沉約范雲也迹諸人行業器度咸有可觀而踳踳至此彼非有意切名直高位重祿耳余嘗謂富貴滿入賢者不免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為甚潘陸顏謝諸君往往蹈此范曄王融卒以覆身敗族若陶元亮輩幾何人哉

江淹之鯁亮先幾任昉之孝友樂善遡其歷履可謂絕去文人薄之習而淹為齊高九錫昉作梁武禪文二子非汲汲功名者直以文章致累惜也
文通憂張景陽索錦而文躡郭景純取筆而詩下世以才

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志意怠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彥升與沉競名亦曰才盡豈張郭為崇耶

休文彥升並以博洽稱而任之孝義潔廉先惠後樂賢沈不啻倍蓰矣總持孝穆並以浮艷稱而徐之公忠蹇諤正色立朝視江不啻薰蕕矣

溫子升之謀誅爾朱荀濟之謀誅高澄皆忠義激發奮不顧身而傳以溫為陰險濟為好亂史

陰何並稱舊矣何據寫情素冲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大過然近体之合實陰兆端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隋淫靡間語稍蒼勁聲

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揚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為妙絕余謂此未足當也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尋常兒女可泣鬼神次則子建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咳唾天位復絕凡俗康樂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雖稍遠本色然是後來壯語之祖不妨并拈出也

魏稱曹劉然劉非曹敵也晉稱潘陸然潘非陸敵也宋稱顏謝然顏非謝敵也梁稱任沈然任非沈敵也非敵而並稱何也同時同事又同調也百年之後篤而論之則陳主在魏自當獨步士衡居晉宜孫太冲康樂之外無先明遠隱侯而下寧又文通

唐人品第最精如揚盧沉宋王孟李杜錢劉元白卽銖兩稍有低昂大較相若故不妨並稱也

謝靈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謝世基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夫翼一朝失風水翻為螻蟻食皆晉人五言絕遇同調同雖一時口占千載生氣

揚用修舉貫休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謂猶惠休碧雲不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怨別詩休本詩起全用子建明月照高樓語中云妾心懷未思與浮雲長絕無碧雲二字又秋風一章白紵休亦甚情致餘揚花明妃等曲十餘章皆閨房意全不類梵流六朝氣習重染乃爾然休後仕至揚州刺史或既還俗作

未可知

何遜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
閨閣行人絕房櫺日影斜誰能北牕下獨對後園花六
朝絕句近唐無若仲言者洪景廬誤收唐絕中亦其聲
調酷類遂成後世笑端

宋文帝自君之出矣錦笥閉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
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
無端緒二詩語甚相類皆佳句也

六朝句于唐人調不同而語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江淨
如練初唐也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盛唐也天際識
歸舟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晚
唐也俱謝玄暉詩也

王藉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遜夜雨滴空階曉燈暗南窗皆類

北朝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較謝池塘春草天然
不及而神韻有餘魏收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尺書
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不事華藻而風骨冷然徐陵欲為
藏拙文士相傾語耳

北人謂温子昇凌顏錄謝含沉吐任雖自相誇詡語然子
昇文筆豔發自當為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
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
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制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
章雖寡而明艷可觀總之魯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庭草無人隨意綠大似唐末五代人詞非七言體也年年
歲歲花相似鄙淺更無足觀二子固有佳處以此句死

便是橫死陷煬便是橫殺之間未必作爾許業人品汚
下而惡歸焉皆大苦事也

嚴云玉臺集陳徐陵序雜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纖艷
曰玉臺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臺所集於漢魏六朝
無所銓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宴集亡復一首通
閱當自瞭然

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奧妙
而以游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温嶠迴文傳
咸集句亡補於詩而返為詩病自茲以降摹倣寔錄字
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
其流學人之大戒也

下彬一作蚕虱蠅蟲蝦蟇等賦李為作輕薄暗小及決等

賦晚唐人作童子詩五十韻婢僕詩一百首皆詞場之
診鬼藝苑之么麼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爾諸人
竟潦倒當世或致禍其身非不幸矣

六朝人類輯諸詩但各詩集猶曰文選云爾如謝靈運詩
集五十卷殆似靈運自作之詩今驟讀殊可笑然當時
例無他名如張徹袁淑補靈運詩集一百卷劉和孫詩
集二十卷顏竣詩集一百卷皆同其有篇目蓋起于徐

氏玉臺

偶讀雜說中有謂靈運原集五十卷今所存無幾者失笑識此

沈約絕重謝朓謂二百年無此詩崔融為武后冊人謂二
百年無此文謝事見朓本傳崔事出國史異纂人罕知
之揚盈川謂愧在盧前耻居王後世共傳述然盧范陽
曰喜居王後耻在駱前二語詞相出入意實天淵即此

言藝文類二 一 韓 十三
足辨揚盧優劣，裴聞喜獨以器識歸楊，鄙哉不足議也。盧語具朝野，僉載今類。太平廣記中，夫文士相輕，自古而然。兼雄欺人，達者所憐。盈川蓋不免此。若范陽之說，議論既公，而意度逾下，足一刷藝苑澆漓，而後人絕無賞鑒，何行儉之衆哉。

崔集賢曰：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烟與照隣，可以企之。此篤論也。盧詢祖云：見未能高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融、盈川之論，得無類是乎？若照隣之退讓冲虛，尤文士之景星詞場之絕出也。

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後爲劣也。屈宋曹劉之類，固云中的。詩稱蘇李，豈蘇長於李乎？史稱班馬，豈馬減於班乎？顏在謙先，而顏非謙比。元居白止，而元匪白儔。宋張韓劉岳明邊，何徐李皆殿者，勝首遠，弗如元。虞揚范揭差，近亦偶然耳。

漢詩堂與也。魏詩門戶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以上昌穀論三代詩，絕得肯綮，以俟百世，其言不易矣。

昌穀之論五言古，極有會。惟四言不甚究心。謂韋孟諸篇，伊縛不蕩，倉州非之，是矣。至舉曹公月明星稀，子建來日大難，爲四言法，此尤非也。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

典刑幾盡在五言古則為齊梁在七言律則為太曆實
四言之一變也韋孟諸作後惟陳思賁窮十首可繼識
者知之

唐子西謂三謝外宜遠叔源有詩不工非也宜遠子房戲
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間叔源景昇鳴禽夕水
木湛清华幾與池塘春草清暉娛入競爽不工詩者能
爾耶惠連自有長處要之名下無虛坦之謂不逮宜遠
亦非篤論

梁武纂輯諸書至二千餘卷宇宙間日力有限那得如此
中或諸臣秉筆帝總其成耳簡文幾七百卷湘東幾四
百卷計亦當爾然梁武文集百二十卷簡文百卷其富
亦不貲矣惟昭明著述皆出已裁不過百卷而文選自

唐迄今指南學者武帝簡文湘東制作千不存一似亦

不在多也諸書各具載梁史已錄此不列今
惟元帝金樓子尚行小說易傳亦一驗也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
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

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
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

計始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叙十五始
讀書蓋亦不為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

肘後數書傳宋王伯厚著書近七
百卷與稚川頗相當

顧野主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
傳十卷續洞冥記一卷分野樞要一卷玄象表一卷通
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文集二十卷近四百

卷在昉五百餘卷徐勉七百餘卷齊梁制作之富如此

今傳者絕希又不若雜川之衆王僧孺族譜近八百卷然足類書

西京雜記世以葛稚川偽作非也稚川著作餘六百卷孳

孳如不及何暇借名他人此書後序甚備蓋稚川據子

駿原本百卷錄孟堅漢書所取外二萬言另為二卷以

傳而歆原書腐爛脫落其事實不存者記皆闕之如公

孫弘答鄒長倩書甘泉鹵簿之類至事實可紀而文義

訛缺者間或以意綴屬之故文体頗異西京世遂以為

洪作駕名子駿謬也其後序文與洪他筆詞氣絕類宋

人以為其均亦無據也蓋本西京雜記引更信誤之誤

據稚川元目則雜記二卷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

事二卷拜五卷為一帙今傳雜記六卷而無所謂起居

注及故事者蓋後人鈔錄唐世類書以成此不復知其

體制故耳今雜說中類刻有漢武故事一卷題班固撰記亦云一馬氏通志以為王儉或即此書通考所列雜

作六卷隋劉焯劉炫並博聞強記共居一室讀書積十年不出遂

各為世太儒然實非兄弟也炫河間景城人焯信都昌

亭人二人後出處亦相類方牛弘購求遺書炫偽造連

山等百餘卷取賞殆是以文為戲耳後事露書遂中廢

宋人以為唐史所錄連山即炫撰者非也使炫書不廢

雖偽猶當遠勝今傳三墳等書

晉宋以前多仙詩唐宋以後多鬼詩婦人詩盛於漢沙門

詩昉自晉惠遠道猷輩羽士詩競於唐若吳筠曹唐輩

藝苑旁流盡斯五者大率才情之富閨閣居多趣致之

凶釋梵為最羽流不若仙詩仙詩不若鬼詩

惠休本釋子還俗至晉刺史韋渠牟本道士還俗至唐宰

相二人皆能詩者又劉勰本儒而出家晚歲劉軻本僧

而長髮中年二人皆能文者

漢魏間仙詩若王母上元馬明及四真九華等作句如出

一篇篇如出一手艷麗浮冗靡縹相矜真趣既乖玄旨

殊少大類晉宋間語皆當時文士假托也惟葛仙公二

章句格頗類本詞

唐仙家能詩者許宣平隱居三十載及負薪朝出郭一絕

是初唐語張志和八月九月蘆花飛又西塞山一絕是

中唐語鍾七言二絕呂七言一律近晚唐今傳純陽集

皆偽作也趙昌父唐絕取四首一

凡仙釋詩多方外氣骨殊寡惟馬自然風激水聲遠岫
兩添嵐氣沒高林殊近作者意度又葉靜能兩煎煙塵
別九重一首亦昂藏有格此外絕未覩也

昭和戊辰五月念二



詩藪外編二 畢



